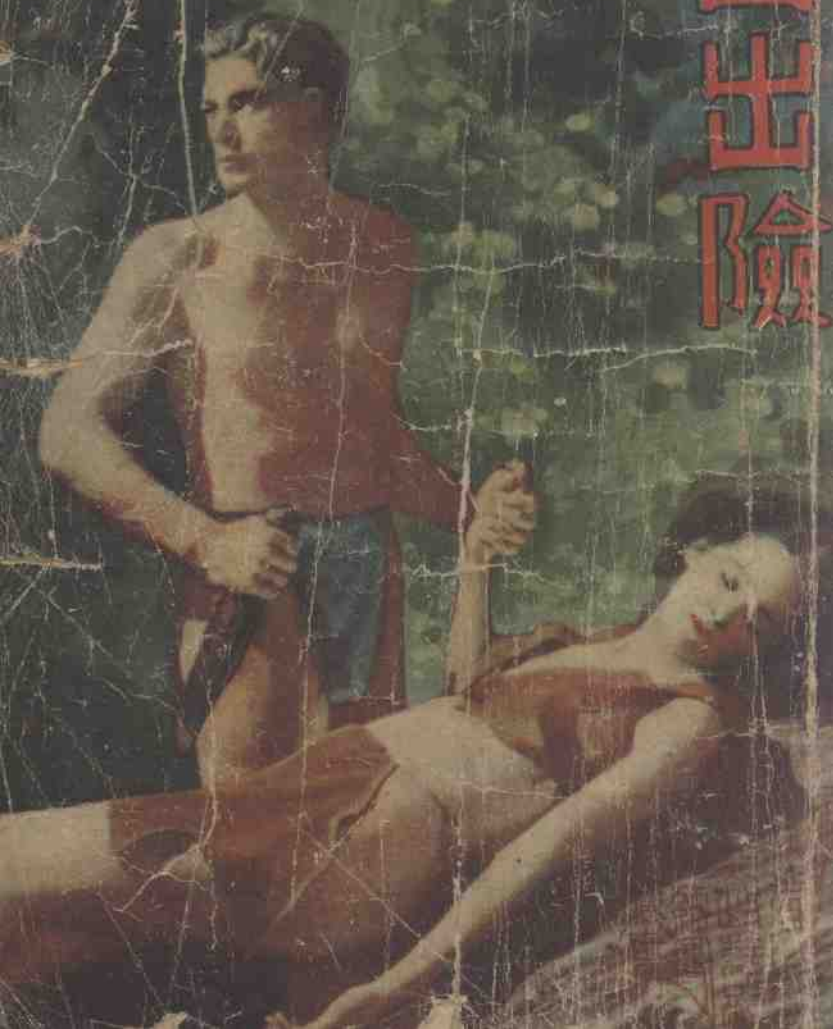


泰山出險



鋒聲先生譚

泰山出險

方岳泉題



名著泰山叢書之八

泰山出險

E. R. Burroughs 原著

章經聲譯

譯者譯作一覽：

毛澤東訪問記

未來世界

泰山叢書：

第一集 人猿泰山

第二集 泰山情侶

第三集 泰山伏虎

第四集 泰山之子

第五集 泰山得寶

第六集 獸王泰山

第七集 泰山蒙難

第八集 泰山出險

第九集 泰山訓獅

第十集 泰山漫游小人國

聽到泰山遇險，大家一擁其展。



泰山出險後，他們的愉快神情。



目次

人樣的東西……………	一
『到死方休』……………	一三
潘阿麗……………	二七
泰山可怕的……………	三七
在高勒加夫……………	五一
野獸似的人……………	六三
叢林技能……………	七五
愛拉……………	八五
祭壇滿染血痕……………	九五
統治者的花園……………	一〇三
死的意見……………	一一七
陌生大漠……………	一二七
冒充祭師……………	一三七

三角獸的廟宇·····	一四九
「王死！」·····	一六一
秘密之路·····	一七三
琴痕逃險思往事·····	一八一
都拉的御筵·····	一九一
叢林的大菜·····	二〇三
靜在夜的氣氛中·····	二一三
瘋狂·····	二二三
騎在三角獸上的一段旅程·····	二三五
爭取生存·····	二四七
死者的送信人·····	二五七
家·····	二六九

泰山出險

E. R. Burroughs 原著
章 鐸 聲 譯 述

人樣的

譯西
省地方行政
訓練圖書

一頭大獸，在叢林的半夜中的黑暗里靜靜的地在流動着，他的黃綠眼睛閃着強有力的光芒，尾巴直豎在他的身後，低着頭，彈起着肌肉。叢林的月亮照在空場上透明，大貓並不打那兒走過。牠却橫着樹林，踏着飄零在地上的枝幹，葉兒，但是，毫無聲响，好像掩護獵人的耳朵也似的。

在相隔獅子的一百碼路之前，正有一個棕色的生物，也是靜靜的在月光下走動，他也許是聽不見獅子的聲响，所以仍舊是勇往直前，但他不是沿着空場邊走的，他是繞着彎曲的羊腸小道，他的走法兩樣的，祇用兩隻腳——除了兩隻腳走路之外，還有和所有獸類異點的，就是祇在頭上長有黑髮，胳膊挺有彈力，手也很有力，指頭長而堅強，大姆指更長，簡直長到食指

的第一段節關節的結構也很結實，但是，兩隻腳的樣子和任何人種都不相同的，也許在下等動物羣里能有和他相彷彿的，腳指粗大，突出着伸前，成功稜角形。

他，在非洲的月亮的光明之下，非常謹慎地，不時地站住腳跟，竊聽着危險的信號，他的頭抬起，他的面貌便在月色光芒下顯得非常的明晰——臉部特徵的健全和美麗，在任何世界的大都會中，都能引人注目。但是，這個生物是人嗎？他像獅子一樣的在林中竄來竄去，腰間圍着獅皮，一頭烏黑的長髮蓋住他的白臀部。

一隻手中揹着一支短頭重棍，左肩上掛着一條皮帶拖到腰間，右腰間橫縛一條皮帶，架成十字形，吊着一個革製的錢袋。除了用這兩條皮帶縛住圍在腰間的一方獅皮之外，還有一條寬闊的腰帶，在月亮底下散着閃爍的光彩，好像是用黃金嵌鑲的，中間用一顆像是寶石般的鈕扣扣住帶的兩端。

獅子漸漸地貼近他的目標物，他雖然沒有發現危險，但他回頭靜聽着，和他的一雙尖銳的黑睛眼恰巧睜視着大貓的走路。這證明他已經覺得了，可是他並不躲避，他却拔出獵刀來，和重棍一同握在手裏，等待眼前的嚴重的事變的到來，預備給予打擊者以打擊。

後來，這個像人

平地，毫無樹木，不知

棄了第二道樹木於

身獨漢，於是豎起尾

兩個月——長

人猿泰山自從從已

地，祇是憑着不列顛

方，但是，這地方，祇有

柯倍子中尉帶

獨個子出去找

之前逃走了，而且看

疑問的，雖然猿人當

但是，有兩件事，泰山明白了。第一，這個部落的人民全是要生吃人的民族；其次，便是德國士兵遺留下來的槍械和破碎的制服等等。泰山竟敢冒着危險，違反酋長的命令，把整個部落的茅舍逐一搜查着，他總以為能夠找到他的失散了的妻子的，結果完全是得不償失。

離開部落，泰山取道西南行，越過許多艱難的險地，來到一片沒水的荒地，好不容易地衝出了，那知又到了一處像是從未到過白人的野荒地。這兒有山，有富於水分的高原，有廣大的平原，也有池沼，但是，沒有出路留給他，直到幾個星期之後，才找到一條出路可以橫過池沼——這地方很多大蛇和大的爬蟲。不消說，泰山是得冒險進行的，幸而沒有遇到危險，這兒不僅有不少的大蛇和蟲，而且還有整羣的河馬、犀牛和象，但是，這些動物，泰山好像從來沒有看見過有這種形狀的。

當他腳踏到地上之後，泰山便推測着，這兒既和外界斷絕，因之，那些逃生的禽獸都逃到這裏來了。由此，因為年代久了，禽獸們都不期然而期然地造成不自覺的異類通婚。泰山見到的那些禽獸，所以與從前不同形狀的理由，這也許就是基礎的證實。

兩個月之後，泰山還是不能斷定，她有否從這個富饒的未開化荒地經過。但據各部落屬

民處所詢得的情形，以及過這個荒地的，那是毫沒荒涼的地方呢，泰山祇是

泰山除了要設法衝，猿人在困苦的環境中，對了，因為這裏太荒野了。

過了好多天，找到那一面的。這裏非常適宜智慧，頓時想起了主張。

這時候，恰巧天黑。泰山跳上樹，縱過去溜下，追泰山吃着鹿肉，把餘枝中間，安穩的地。正當閉

叫聲響得幾乎震聾了耳朵。

這是叢林中常有的聲音，猿人聽了當然是無足輕重的，但是一陣子急促的脚步聲，却把他驚醒了。泰山的醒，不像平常人，他的神志和眼睛能夠立刻復原的，不像平常人需要着昏迷片刻的。他眼睛一張大，立可看清一切。在月光下，泰山瞥見來的好像是個白人。

仔細看着，那人正朝他的那株樹奔來，但後面拖有一條白尾巴，跟着他的身體而搖擺。在他的後面就是獅子，拚命的撲攻上來。被殺物祇是逃，沒有叫；獅子也是靜靜地，這兩個東西竟像是鬼世界裏的靈魂。

他看着他倆——泰山轉着心念，本想不去顧問，但覺得那白皮膚的生物，雖然不是自己的同類，畢竟還是相同的，所以猿人是不忍給他的仇人去傷害他的。因之，泰山便去干涉人樣的東西和獅子的鬥爭。人猿泰山好像游水似的從樹上跳下來，貼近獅子；右手捏着他先父的一柄遺刀，上面曾經染有無數次數的獅子血。

泰山走近獅子身旁，大貓也不示弱的反抗，但他還是跳上獅背，用獵刀不住地刺戳着。這時候，那個人樣的東西既不叫喊，也不逃走。他也許知道泰山是搭救他的，他於是也幫助泰山。

攻打獅子。獅子被他打倒啦，泰山就趁機用獵刀刺通獸王的心臟。

猿人從他的被殺物的身上跳起來，對月亮抬着面孔，叫着人猿表示勝利的長嘯，這叫聲，常常叫醒叢林間的生物的。

猿人的嘴裏發出這末的駭人的長嘯，那人樣的東西即刻嚇得退避三舍，但是，當泰山收回獵刀，扭轉身去看他時，他已知道無須驚嚇的。

兩口子呆呆地凝視了一分鐘，那人樣的東西就開口。泰山覺得他的聲音很清晰，語調也很有規律，但他的說話，泰山却是不熟悉的，不過他至少也是一個人類，雖然結構是不同的。後面有條尾巴，大腳指和大腳趾全然和貓猴一樣的。

血，現在還從泰山的傷口飛出來，那人樣的東西即忙爲他收拾。從他身邊取出一隻小袋，做着手勢，教泰山躺下；猿人明白他的意思，於是毫不猶豫地躺在地上，他就用袋裏的一種粉撲在猿人的傷口的四周。泰山很感激他，於是便用內地土人的一種土話和他攀談。

泰山用好多種言語對他說，直到最後用大猿的話和他講，但是，沒有一種語言是他懂的。他倆覺得彼此都不能用語言傳達意思，這人樣的東西走到泰山面前，用左手放在他自己的

胸口，右手放在猿人的胸口。泰山知道他是親善的暗示，照樣也做着，果然得到一種非文明的滿意。那東西又說了幾句不懂的話。他忽然抬起頭來，注意着新的方向，對着那株頭上的大樹，嗅着空氣，然後又做手勢，按着胃部，指着鹿肉儲藏的保險庫，吼着一種興奮叫聲。泰山懂了，揮着手請他上樹，那人樣的東西便像小猴猴一樣的靈活也似的跳上樹，他的跳樹，他的那條長尾巴，能夠幫助他的行動的。

這人樣的東西靜靜地吃着，把鹿肉用刀切成小塊。泰山蹲在旁邊看着他，相信他一定是種人類，但是，人怎會有尾巴，而且大姆指和大腳趾又跟猴猴一樣，這總究是個疑問。

他不明白，假如這生物是有一種民族的，至少是個患有隔世遺傳病的。否則，在先前怎麼會沒有見到過，甚至連聽也沒有聽見過呢？猿人又打量了一下，這東西的四肢上還戴有飾物。有黃金包裹的，有珠寶嵌鑲的，而且都是出於精明匠人之手的。但是，這樣，他又不是屬於野蠻民族的，或者是……泰山落到霧霾雲中的奇疑團裏。這些飾物不知道是他自己做的，或者同類生物替他製造的，或者是其他民族的出產品，泰山想不出一個決斷。

他把鹿肉吃完了，摘了幾片樹葉抹着手指和嘴唇，堆着笑容看着泰山，露出一副潔白而

又整齊的像泰山一樣的牙齒，又說了幾句話，泰山猜想他的意思，定是表示謝意；過後，那東西便選了一株舒適的桎枝，預備過夜的睡覺。

在地上的黑暗中，有個挺大的黑影，當泰山被驚醒着偵查避難所搖動的時候，他睜開眼睛看看他的難友，也驚醒，神情也是怪驚慌的，泰山知道問他也是無益的，因為言語不統一。猿人看見靠近樹邊有個很大的黑身體，他就覺得樹身所以動搖的原因，無疑的是那東西在樹上磨擦。泰山惱怒地猜想這東西也許是頭大象，但是，從未見過有這麼大的象。他又仔細地端察着，離開地面約有二十尺光景，祇是模糊地看見，那東西的背脊骨好像是鋸子形的，而且尚有一部份隱藏在樹叢中看不見。泰山只有用鼻子嗅查，他才知道有條大蟒蛇在嚼着昨夜打死的那隻獅子。

泰山的眼睛正在瞧着的剎那間，祇覺得有人拍着他的肩脾，回頭去，看見他的難友，正在做着手勢。這生物用食指直柱在自己的嘴間，表示靜寂，又拉着泰山的手臂，表示他倆應該離開這株作為避難所的大樹。

他到這陌生的境界，原是第一次，一切一切的場合，都是不熟悉的，猿人於是聽從難友的

吩咐，實行遠而避之。這人樣的東西非常小心的地縱下樹，落到大蟒蛇的對面，泰山也謹慎的跟他下去，兩口子便肅靜迴避地越過夜的平原。

猿人和這生物倆趕着路程，危險當然無須顧忌的，泰山的智謀和力量是夠對付的了。直到太陽趕走了黑暗，他倆又來到叢林邊界，又跳上樹叢，繼續就道，那人樣的東西雖然有長尾巴，長手指和長腳趾的幫助行動，但在樹上跳躍着代步，要想趕上猿人，畢竟是非常吃力的。

泰山察看着被獅子撕破的傷口，覺得驚奇萬分，因為創傷非但不疼痛了，而且四周毫無紅腫的現狀，這，當然是他的陌生友人的一些藥粉的效果。

他倆走了一兩哩路之後，泰山的友人，便打樹上跳下，縱到一處野草叢生的斜坡上，這裏有株大樹，樹叶下面有個溪坑。他們在這裏喝水，泰山還下水洗了個澡，猿人覺得，不但水很清潔，而且也很涼爽，知道是種山上流下來的溪水。當泰山上岸的時候，他注意他的友人的臉兒，好像是怪凝視的。他扳着猿人的肩頭，扭轉身體，用食指在泰山背脊骨的末端摸了一下，又用長尾巴灣到猿人的前面，將猿人重又撥了轉來，先指指泰山，又指指自己的尾巴，帶着濃厚的奇疑面色，並且還說了許多的奇言怪語。